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八

明 歸有光 撰

譜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黄帝而别氏姓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夏后氏夏夏令陜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為有天下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𦮼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别有夏氏以

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嬀姓之後也楚漢之際陳餘為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傅之夏說為相國守代漢易太子夏黄公避秦而隠留侯招之出卒定漢嗣夏寛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為陽城内史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為郎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為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為黨魁變形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

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
母負土為墳虎豹皆來馴擾其傍為五官中郎將除高
山令統方皆會稽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
野火延燒近墓孝先悲繞號慟烏獸羣以毛羽濡水撲
滅之宋夏遇并州榆次人為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
守恩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
尉謚忠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
軍節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于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

邊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于契丹子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恭皇后國朝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為皇后者三人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為簽書樞密院事夏貴為樞密副使兩

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為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猗死馬國朝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為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為户部尚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為名臣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師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從也益禹之後別為姓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寘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為天下山川神主聲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

勾踐興其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繇王䝉等猶為萬户侯而禁子滈維居于北陸世為北方主雖在蠻夷皆為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稽杼封以為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疆滅于楚楚盡取吴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為君王居海濵無疆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既郡兩粵而姑粵區句章吴門餘後黄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夏之著者在會稽今吴郡夏氏當方國珍之亂其家殲焉亮方孩

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姓夏氏之老
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亮始知其先居
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父曰文通亮後以
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葬馬鞍山
四子昺昺昺晟昺字孟陽以薦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
丞送徙天壽山坐事謫隆慶復召為中書舍人昺字仲
昭少為諸生事訓導盧從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
與及從龍諸生逃散昺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

翰林院庶吉士太宗皇帝愛其書日被顧問上嘗以其名昶云日當居上改昶為㬥故世以昶字皆作㬥云仁宗皇帝在青宫與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㬥預焉詔㬥書北京宫殿榜㑹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上親第㬥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中纂脩仁宣二廟實録書御覽諸書及皇陵碑知瑞州入為太常寺少卿遷本寺卿後累加正議大夫資治尹中奉

大夫杲善寫墨竹妙絶一時海外朝鮮日本暹羅諸國
爭重購之爲人灑落篤於倫誼初爲戍隆慶杲亦從坐
杲徒步往省脫杲於難後言於院長薦爲授中書舍人
杲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
掌絲綸當世以爲榮而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
太常賜葬迎鐘浦爲二子欽字克承葬齋禮坊二子寅
辰錦字德文一子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
病還昌化民遮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杲子

三人鉞字德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旣老善娛奉之極亭館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湘鐸字文振以字行晸進其書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景淮景清鑑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涇三子景淳景灝景瀚杲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字季章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爲族譜令序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于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益后之省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為公疑夏公即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復紀惟越守禹塚杞會稽千餘歲不絶故言江南之夏縣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于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夏暴

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其微不為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也胡既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為史館脩撰代宗幸陜召問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迺可以用兵大歷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

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為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為起居舍人十五年不遷澹如也順宗時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為讜言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

者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使子謜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為朱全忠所惡貶登州司户參軍同光初為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謜子傒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為亂刼暘守黄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奬

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益自秦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二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于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為吳人而集賢實居汴梁不知

汴梁是何別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為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諤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既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容謫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于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事嫡母甚孝處兄

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為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告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益精明每雞鳴子壻方巾布袍揖而受

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即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之為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為書云吾少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来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忘也為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為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諱仁字克愛為人剛毅必行巳之志不為勢力所怵以高年

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恒至達旦賓容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極盛吾歸氏雖無位于朝而居于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容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為縣人所服時人為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為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弟出常乘馬行者為之避道

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氣士大夫多為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哉高祖歿于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雖奏厠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已貲與之竟完金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兖州太守龔弘御史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為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

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為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卧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柩上有聲如鸛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于吾祖而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為陳氏萬户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黄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

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户從征松花江
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户巳卯燕兵起祥首議
師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改
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月樣橋追敗大
軍於莫州復敗之于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
軍於鄭村垻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
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于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
辛巳敗長圍軍于雄縣敗大軍于夾河大戰藁城復敗

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壬午破東阿
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埧鳳凰山與大軍戰
于齊眘山敗漕軍于靈壁復敗大軍于營寨取泗州盱
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皇帝制曰昔我皇考
太祖高皇帝峻德廣運格于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
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
悉視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皇考升遐建
文即位自絶于天改更成憲屢造大𧠇圖任側媢咸劉

宗親禍延于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洺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宄内奪九門外攻居庸追戰莫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捷于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洲威深夾河藁城西水小河靈壁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洺于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忌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于蒼崖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阯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其師多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

侯弟愷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既而請于侯侯顧愷觧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為興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父既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為正嫡良竟得襲良年五十猶日于大中橋受雇為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為興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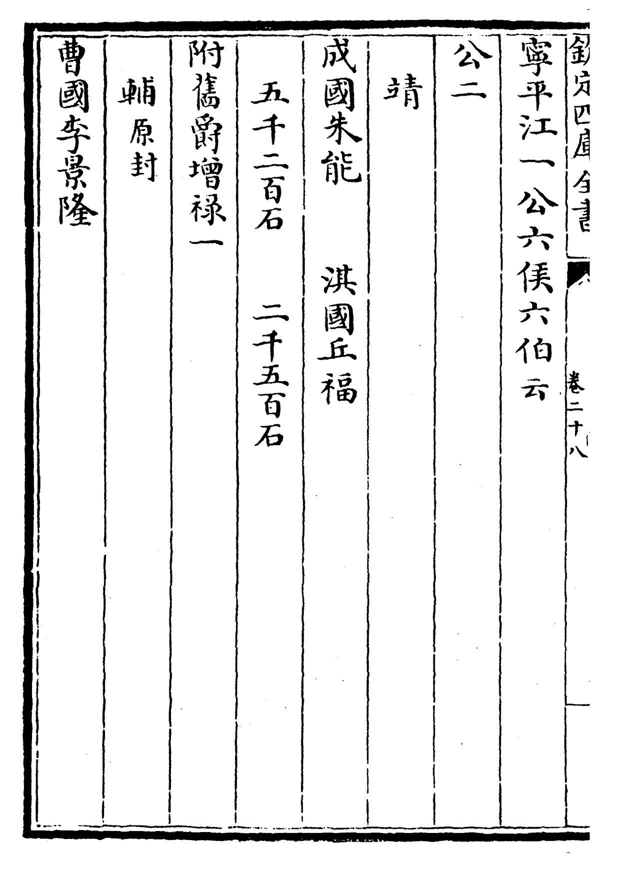
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勲嗣乙未勲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草去半俸劉瑾時草去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禄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敵騎臨城内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京

賛曰予至南京嘗館于興安伯家覩太祖太宗所賜鐵

榜板榜其于功臣訓戒切矣河山帶礪之盟宜與國長久而當時封爵存者十二三興安雖式微其世次頗可敘述云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或因或草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城襄城新



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禄一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陵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一千二百石

運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八百石世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嚴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淵之子

忻城趙彛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江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瑺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集卷二十八

震川集卷二十九

明 歸有光 撰

銘頌贊

為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為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吏部尚書余公熂盧兖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子僉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誠足以

為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懼而不敢為非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謂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貲力足以揺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為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于世卒窮困以沒甞自為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

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含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為御史劾當改調幸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眾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少譽之過情秪貲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壙

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為善最樂每愛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為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為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即其室扁之曰為善居覩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沒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于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闉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抱

朴含淳彼何人斯汩其彝倫為夔魍魎白日見形白彼小人駭惑遨巡流俗奔化俱為風塵于車上舞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為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于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於文先王為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綉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鞂素車之尚東漢

之時崇用悃愊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于崑山之里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年天下亦少文矣令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于其堂追感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為之銘曰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揭

我堂廬豈于其家葢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鍇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為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葢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成祖文

皇帝同母弟最為親睦永樂間王獵于鈞州得神獸以獻益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没哀毀骨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于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

交上其事天子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奬焉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㮚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騶騄纍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于以孝行受旌主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成實同母脤膰之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覯兆祥集祉施于鎮平鎮平

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行昭我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衮冕玉册册宋康王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吾知康王之無復人心矣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于陳亡以其力不足與中原

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非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覩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嘆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于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䰟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瑶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寒泉

古梵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爍寂寞沛鄉吾兹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為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来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為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為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為藩籬衷以脩扉用

息人影然耳邊聲閧然每至深夜鼓鼕鼕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静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于羅浮山静坐十年葢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閟地藏神區鬼奥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舂而遊今遥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

即令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葢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于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為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産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

耳曷敢懷居學顔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于外不靜于心余玆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于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内非外爲道爲釋内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堦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織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

惻藩籬巳多去之何適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

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别自號清泉子葢

其居地名馬嶺清泉云予考袁郡圖經有大袁山小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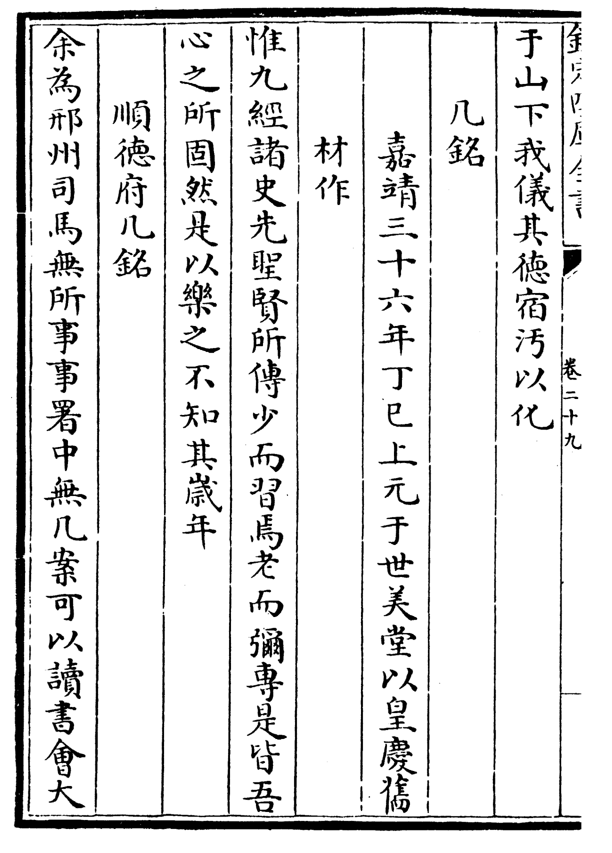
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隠于其下後人以名其山又别有

袁嶺以為袁閎嘗所隠處閎汝南公族無緣至此史稱

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延熹以前耶

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先生自托于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嶺演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為石鏡雲峰峰之東為南峰南峰陽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馬嶺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為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見



于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為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大

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册而狂自同亡羊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黄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庳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攜歸買盆貯水供之而為銘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吾

安所從我慕東坡顧作此供以四海水貯于盆中

其二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于郡齋其小者二株貯盆中為几案之供其二猶倒卧舜間皆勒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攜其四以歸盋嘗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米南宫之

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高風云

中央古帝久巳死日鑿一竅不肯已儵兮忽兮尚㝠㝠吾學老龍惟隐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為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廹自唐之開元天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令制官名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即參知政事之舊也猶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于蘇州以藩屏重臣

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涖任適海上有倭寇之警公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者也蝦蟆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天子南顧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

上因松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迺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即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遂作頌曰

明明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年帝命不改蠢爾島夷窮山阻餒來求衣食生此罪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寘海波濤風雲埃𣅜曜

然四除萬里光彩虮是番鬼敢作竒侅省府巍巍公徳磊磊頠公千歳爲天子宰公之勲庸銘于鼎鼐

巡撫都御史翁公夀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廵撫江南廵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邉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歳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爲患朝廷并敕以閫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爲冦絶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梭于閩廣首

尾聯絡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晏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并于百濟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略謂海外不來庭者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于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潰為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

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内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爲安内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令自山東左方伯陟内臺膺廵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宴祲氛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于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

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為命也廵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渡海瀕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黄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宣祖纉運休明閔是元元肇簡拊循于時文襄卓為名卿前有忠靖玄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新惟申

與呂自獄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壖世樂耕耘倭奴恍惚陵水来侵天子曰俞俗我元臣冠匪外至孽由内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吾人毋訖于兵公拜稽首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爲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賛

魁杓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犖

犖天閒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于内家子敬大父為廣東參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參議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像示予請代為之贊

孰傳斯像益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宏元先生自序贊

贊曰宏元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為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閒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令世為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為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為兩州之迹其志

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兩懷仁王府禄米久逋王使人篡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己奉即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傍立稱停裹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甦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

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来索禄米乗垣騎危呼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攜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歳責逋賦里甲先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歳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詬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以為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羣飛銜火

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益未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旦日民列狀請建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簴樓中為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尚燒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産實沈臺駘黄熊之論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

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先生時攝守為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横而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渠記皆先生自為文車駕南巡省檄綂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即如陵上不以朝暮間礟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来取役輦夫先

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𩦡至樊城大鴻臚揭牓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巳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為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来見者其帥以百鎰金置苞茗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閒而歎奬之

夷陵故有黄陵廟而城北夾河亦有風濤之阨先生為作黄陵行祠按黄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黄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黄陵廟旁有黄牛祠耳葢不知何年而變也㑹陞閞建令不肯赴僦舟還吴以舟輕夷陵人舁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吴鬱林太守云

王氏畫賛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氷淨此為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揚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芚兮援余手之鶉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畫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為作此畫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為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揚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畫也涕泣而為作賛曰

哀窈窕思關雎沓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

慘別離求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

震川集卷二十九

震川集卷三十

明 歸有光 撰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為文以壽公予序公為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略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

陸文裕公讀之以為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于南宫之試予亦瓠落于東海之濵當是時公益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莅永康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

江湖啟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
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鹺政既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
戚稜日著帝用簡在命端臺叙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
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猘旌旗一麾首骈
頸繫帝嘉其休俾藩于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
歿垂四十載士習遻愞孰知敵愾海島小夷敢齮我疆
于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
公彝鼎惟公孝友宗黨所稱況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

令孫辱之交游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謨年踰弱冠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刖七上春官每進踯躅鄉里輕儇見謂為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冠絶羣儒向之嗤者自愧觳觫吾邑名邑世産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天胡中道頓蹙

騊駼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旦異夕殊惟我吳
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一朝海上有此倭奴
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晝錦忽聞惕呼捐金散稰以
䘏荷戈厲志循城卒全其郛衆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
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丘于
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
出祖于塗有肉在俎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
呼尚享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逞多士六策臨軒唯崑為縣僻在海堧三遜大魁公出其間豊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為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啇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濟濟振鷺談道虞黄石渠天禄經史是程公守純質不競于榮卒以資叙乃躋六卿既長天官居于洛京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賁丘園令譽日隆海内企望天子臨雍升歌鹿

嗚呼管新宫三朝禮建比古榮躬云胡不慭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實崇人臣之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
野所恫奠此潸酒以告殯宫尚饗

祭顧方伯文

有光于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
方當計吏之偕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紖之發適拘巫
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
歿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于以答

公亦無媿矣敬陳泂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于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慨廓而屢識其微窅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譎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盇終以有所至而無間于參魯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温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歳不出于户閾與古

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耿耿欲有所為外靖
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一語猶足以儀刑其
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于行役令歲之春吾邑同
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裒然以北既無拔茅彙征之期
而有北風攜手同行之戚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
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蓋有繫于邦國而身世之可悲
又何異于一吷睹旨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
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懐之胥胥人生富貴如花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益莫不然所爭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于世人居聲利閒混混與衆如玉與碔彼市道

交朝醜暮姸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是專

是蔍是蓛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父俱有

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凄其旅泊蕭然子為

父泣父為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有待君胡溘

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為子者誰不痛焉

祭唐虔伯文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鷽鳩榆枋而已孰云不

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嬰凌空出羽

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齗齗行則方履語則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干木之廬過者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殞彭城嗚呼哀哉凡我同門夙承與旹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旐來止其誰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于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宜受多祉胡以彌留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曰坐孤舟蓁蕪萬畝惟民之憂言于太史欲去其螽民方恃賴罹此家尤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繇移其訃日炫服事賕窳吏仍踵罔以為羞丞則見星蹈禮莫偷其仁其

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仇儒者之道所闢必幽敬述民謡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碧七綰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為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將父終朝永嘆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間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怳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歿嗚呼哀哉昔也越嶲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兹嘉旨魂兮歸来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于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為榮言念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禄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博士卓為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齟齬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衎衎飲食珪璋有渥於呼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泫然府君于子欸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葬以大夫亦顯孝

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禄文

有光七歲為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閒多故婚姻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于地下藐然二孤置之令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閒可謂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也益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宫鄉里親戚以為嗤笑公慰藉懇懇未嘗不以

遠大為期至于生平迂拙不能與世俛仰而數十年中
屛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時公未嘗責望禮節
幾微見于辭色也公可謂淳德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
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
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
念如此也不意閒一月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
然吾妻死者數矣以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
妻尋亦至于大疾如刺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

死殤相繼疾病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于今不勝哀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于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强匍匐以拜公之前奠公一舉吾之觴而巳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

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皇統壹聖真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兩宮從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册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膴膴庀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睹匹婦之微一命為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甍有奏訃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享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覲其後之繁昌也三十年閒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故構此痛冤萱堂既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淪遂以窀穸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峥嶸霜天千里玄沍慘慘令母攜持子婦帷輤相屬往即長路吁嗟造物為幻羣庶

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于史傳者多矣或自閑于安平無事之時或蹈難于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内主值宼徒之衆會魑魅魍魎見形于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于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呌天

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于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髫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烱烱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

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
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
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
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爲文
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
何乖于民彜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于今
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刲夫與婦其一道兮夫孰謂其

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黧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于空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尚無愛于玉肌何避學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為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為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仳離予昔嘗歷此變兮悯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兮悼往昔而傷涕況同事而

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漓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于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敎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旣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絶之夕閒侍者曰二鼓矣閒戸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

能来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絶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歳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兹歳輤車將次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

巳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既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獲奔祭于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葢晚而事公與夫人最久于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勤閔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遘罹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舉將駕猶扶攜至家追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舁歸追追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死于中塗且以

不得送其祖父母為恨今歲吾舅始為公夫人啟攢即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于壯何有于老同返于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芽已茁樵夫晝歌猨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為盛治賢相

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兹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北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于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于公之墓

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咨為姦宄父子持權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决葢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繄皇天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

可保萬世惟忠慤公樸其方熾誠欵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齒必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静亦維前歲冦薄都城烏合虓呼噬齧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嗚劒志絶殊庭時巳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鍔骨曾不畏爍間關萬里謣謣不已志士求仁必趣于死先皇之英亦自公啟龍駕欻忽未及褒美天子明聖

恩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謚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傺遠集何日覩彼踥蹀嘿嘿自吒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皇家猶有英靈擒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其等少間長老言昔時方國珍之亂神有顯應遥見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為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蚍蜉之援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于神而已顧假神靈默祐于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于神

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為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為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瀉相劘相刃以至于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于

犬羊以縱其噬齧而淫及于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于神今縱其犬羊以噬齧于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之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塈以飾厥觀庀土卜吉敢用昭告尚享

祈雨文

維此雉城阜為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

義之邦化為虎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自惟

師帥師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

為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于神荷神降臨惠

澤雱霈萬民懽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

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為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于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為民乞哀于神神即賜之甘霖四野沾溉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為民乞哀于神神未之許為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顧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于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于今日祀厲即于壇所哀告于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今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干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為令令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于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
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為人和易修
潔爰自登朝歷内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
為大官會天子新建紫宫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
長年之殿公連歲掄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
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邺典
定謚議而喪還于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
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騃稚樸陋而公常傾

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為有會于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豁虬户爭為古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為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葢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于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宫見所嘗見于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顧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

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
見公覺而訊之以為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
之別不一見公為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
同學于伯昏瞀人嘉謂子產倚其相于夫子之門今公
乃與余遊于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于形骸之外公賢
子產而余愧申徒矣嗟夫士于顯晦之際固不能無情
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而獨公之
知我者烱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遭先府君之

喪古者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哭之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䟭明踽踽于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管夷吾之見逐兮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何顯晦之殊職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欵欵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為毀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寧狥世而拘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惟窮老而恂愁兮莽馳騖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誰使乎宗之奈何

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從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之次子歴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觧官號踊究痛數絶明年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為詞載于素旐迺作誄曰

粤昔姬代祖靈而哀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秉麾漢庸吉駿名賢纍纍睢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逖矣朐封迄唐踵武瑯琊之别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為吳始祖洎先司馬連理擢英兩枝之脩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禄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儁譽克紹休美羽儀初升牙角欻起

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命也如何猝見傾圮嗚呼哀哉初為大行闕　有經有國之卹言共其旌厥車告虔抒帝哀誠惠文嶽嶽大璫怵懲聿廵南楚去吏螫蝮察理究獄活者千人滔滔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戎兵完其危堞奠我帝京遂叅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波血戰渤海朱腥越氓煦德布路泣行廼帥雲中

遏敵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帝曰汝忄忄常在行閒惟
汝賢勞其週我邊閃閃朱旗戾于薊門殺獲戎首歲有
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嗚呼哀
哉歲之暮春敵騎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繼褰粮盡
翳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彊場之事何
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如轉圜走先公
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繼以二嗣才猷日
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惟帝惟天命之攸制

亦既惠之又復蹶之亦既珮之又復劀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之昔也何順今也何盭誰為推之誰為擠之誰獨徘徊誰當横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斡流随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纉承不隕其世必復其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并序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室以椎梃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縶手足

剌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羣賊曰
闖帷幨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台州作招
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姻兮憶昔二八爰來嬪兮
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虛月
西淪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為委棄苔生菌兮蟲絲
罥户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纖手親兮遺掛在壁皆所珍
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兮少小攜持事遨嬉兮母為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寧汚辭莫後時兮小妹呼姊泣仳離兮倚閭今過黄昏期兮當年齓采猶在笥兮羅襦絮若嫁時遺兮烏違故林何所如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麇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修容姱質徒悲辛兮旁皇中野誰為鄰兮白日黯慘玄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兮羣鬼

啾啾亂流燐兮柔軀雅步忽逡巡兮耿耿默默將安遵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来乎東有穹祠門廉肅兮朱火爍爍麗文木兮黄金鎧甲光煜煜兮雲中皷樂来逆復兮神女迅衆齊懽睦兮靡顔盛鬋被綺縠兮芳馨雜糅紛郁郁兮遨遊閶闔鶩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朋安弘靚永宜屋兮魂兮歸来乎

震川集卷三十